

天俠劍客

古玉著



天 侠 剑 客

古 玉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91 · 沈 阳

目 录

第 一 章	素帏青灯	(1)
第 二 章	危岩觅踪	(24)
第 三 章	血池之秘	(52)
第 四 章	芳心难测	(87)
第 五 章	对月缔盟	(105)
第 六 章	冥岳三姝	(126)
第 七 章	寒潭惊魂	(158)
第 八 章	七巧飞梭	(187)
第 九 章	红色指印	(207)
第 十 章	密洞奇遇	(231)
第 十 一 章	天涯沦落人	(256)
第 十 二 章	一讯震江湖	(281)
第 十 三 章	断梭传柬	(306)
第 十 四 章	泰山道上	(327)
第 十 五 章	英雄大会	(356)
第 十 六 章	武林绝学	(380)
第 十 七 章	楼衣村童	(407)
第 十 八 章	无影神拳	(431)
第 十 九 章	七星遁形	(455)
第 二 十 章	妾意如绵	(479)
第 二 十 一 章	得而复失	(499)

第二十二章	死亡之谷	(522)
第二十三章	冥狱三女	(546)
第二十四章	变幻莫测	(571)
第二十五章	意外之变	(592)
第二十六章	生死之间	(616)
第二十七章	触目惊心	(636)
第二十八章	一线生机	(657)
第二十九章	意外之变	(676)
第三十章	传讯少林	(700)
第三十一章	神功初复	(724)
第三十二章	禅关二僧	(740)
第三十三章	恶讯频传	(764)
第三十四章	在劫难逃	(788)
第三十五章	绝技初传	(810)
第三十六章	南北二怪	(829)
第三十七章	少林浩劫	(851)
第三十八章	龙蛟双剑	(873)
第三十九章	功通玄关	(897)
第四十章	劫后重逢	(917)
第四十一章	冥狱狱主	(941)
第四十二章	决战少林	(961)
第四十三章	血腥遍地	(984)
第四十四章	二怪合击	(1007)
第四十五章	古刹浴血	(1027)
第四十六章	妙手回春	(1048)
第四十七章	英雄何价	(1070)

第四十八章	息事宁人	(1090)
第四十九章	百口莫辩	(1101)
第五十章	草木皆兵	(1129)
第五十一章	怪事迭出	(1156)
第五十二章	血池探秘	(1179)
第五十三章	万里追踪	(1199)
第五十四章	百变其中	(1223)
第五十五章	奇遇奇逢	(1244)
第五十六章	护丹五毒	(1265)
第五十七章	剑气柔情	(1286)
第五十八章	疑神疑鬼	(1328)
第五十九章	奇危异祸	(1353)
第六十章	血池脱困	(1370)
第六十一章	再入情锁	(1401)
第六十二章	功遇奇逢	(1421)
第六十三章	蜂王杨孤	(1437)
第六十四章	重现江湖	(1460)
第六十五章	奇峰迭起	(1489)
第六十六章	弑师之秘	(1508)
第六十七章	五针钉魂	(1527)
第六十八章	罗玄出世	(1548)
第六十九章	鹊桥大会	(1582)

第一章 素帏青灯

西北风吹飘着漫天大雪，由河北入鲁的官道上，奔驰着一匹长程健马，得得蹄声，荡起了片片飞雪。

马上坐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一身深蓝色疾服劲装，外罩着鹅黄色披风，左肩上透出飘垂着绿穗的剑把，扬鞭顾盼，豪兴横飞。

这少年长相异常清秀，剑眉朗目，虎背蜂腰，面如冠玉，英风逼人，虽在弥天大雪，凛冽寒风之下，却全无畏寒之意，眉宇间欢愉洋溢，嘴角间不时露出笑意，显然，他心中正在想着一件极为高兴的事。

突然，一点低飞的寒鸦，喳的一声，掠顶而过，振翼西去。

蓝衣少年似被寒鸦的叫声，惊醒了欢愉的回忆，微微一皱眉头，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形如莲花，大如桃核的金色暗器，抖手间，破空飞出，去势劲疾，划起了轻微啸风之声，但闻一声哀鸣，那振翼急飞的寒鸦，应手而落，一团黑影，摔在雪地上。

他勒马回头，望着那被金莲花击落的寒鸦，瞬息之间已被大雪覆盖，大地上又恢复一片琼瑶，皓白无瑕。

刺骨的西风，仍然劲吹，鹅毛片的大雪，仍不停的飘落着，四野寂寂，仍和刚才一样的安静，除了他之外，再无第二个人知道那皑皑的白雪之下，已埋葬了一个生命，虽然那只是一支飞行在风雪中的寒鸦。一个不祥的预感，陡然间袭上心头，他不自觉打了一个冷颤，忽的放马加鞭，向前疾奔而去。

严寒的风雪中，只见那健马上一滴滴红色的汗珠，滴洒在白雪地上，那重金选购的长程健马，终于无法负担长时不停的疾奔劳累，用尽他最后一点气力之后，倒了下去。

蓝衣少年在健马倒地之时，双足微一用力，忽然凌空而起，飞跃出八九尺外，轻飘飘的落在雪地上，回头望着那倒卧雪地上的健马，轻轻的叹息一声，自言自语说道：“马儿，马儿，生死由你去吧！恕我无暇照顾你了！”霍然转身，放腿向前奔去，其疾如箭，速度并不在那健马之下。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风雪却越来越大，那蓝衣少年一面不停举手挥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仍然拼尽着余力向前奔走，鹅黄的披风，被怒吼寒风吹动得簌簌作响。

忽然，他停下脚步，喘息了一阵，抬头辨识了一下方向，又缓步向前走去。

大约有一刻工夫，走到一湖畔所在，湖水经过寒风吹袭，已结成冰，雪华冰光，相映成辉，就在这湖畔边缘，巍然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宅院，他极尽了目力，却看不见一点灯光，夜暗的笼罩下，呈现出一片凄凉。

他抖抖身上积雪，慢慢走向那所宅院。

只见两扇黑漆大门紧紧关闭着，他略一犹豫，举手拍打一下门上的铜环，响声过后，半晌，仍不闻那宅院之中有何

声息，心中一急，不觉间双手加力一推。

但闻呀然一声，两扇黑漆大门突然大开。

原来，这两扇大门并未加栓。

向里望去，只见院中的雪光盈盈，各室内漆黑如墨，一片幽寂、凄凉。

蓝衣少年略一沉吟，挺身而入，回头把两扇大门关好，缓步向前走去。

穿过一所庭院，直向大厅走去，他似乎已觉出事非寻常，毫不犹豫的推门而入。

宽敞的大厅中，夜色更加黝暗，伸手难见五指，凜冽的寒风，从门外吹入，刮动壁间的字画，全厅一片沙沙之声，更加重了险森恐怖气氛。

这蓝衣少年虽有着一身武功，也不禁心头微生寒意，不自觉伸手摸摸剑把。

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微微一闭双目，调匀真气，再睁眼时，已可看清楚室中景物。

只见靠壁处，放置着一张八仙桌，四张太师椅，排列的十分整齐，厅中景物布设，似乎依然如旧。

他略一沉思，急步向后院奔去，走过一段甬道，到一处幽静的跨院门边，两扇木门，紧紧的关闭着，一股惊恐的冲劲，使他毫不考虑的伸手推那两扇木门，但他右手将要触到木门上时，又突然缩了回来。

他知道这是师父静修内功的所在，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

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恭恭敬敬的对着两扇木门说道：“弟子方兆南，特来向师父请安……”

这两个话说的声音极高，余音荡漾缭绕空际，经久不绝，但那幽静的跨院之中，仍然是一片死寂，听不到半点回音。

一阵劲风吹来，刮落了房上积雪，洒了他一头一脸，脸上一凉，心中也同时泛上来一股寒意，不禁打了个冷颤，双手一推木门，但却纹风未动，想是里边已上了栓。

他向后退了一步，暗中运足真气，集于左肩，正待撞开木门，忽然想到了师父那庄严肃穆的面孔，立时一收架势，双臂一振，凌空而起，跃上围墙。

放眼望去，两株盛放的腊梅，雪光中傲然挺立，幽香花气，扑鼻沁心。

一个秀慧娟雅的情影，陡然间展现脑际，他想到了十几年前，曾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小女孩子，共同手植这两株腊梅的情景，那时，他和她都还是八九岁的孩子，青梅竹马，一起长，一块儿学习武功，一块儿淘气游戏，转眼流光，似水年华，十几年的风月，很快的过去，当他艺满离开师门之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晃眼又两年时间，他这次由千里之外赶来这东平湖畔，一半是探望师父，一半是想看看幼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妹……

他望着梅花出了一阵子神，才飞身而下，缓步向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走去。

他虽然已感觉到师门中遭遇了极大的惨变，但深重的师徒情份，使他极力往好处去想，暗自慰道：也许师父带着师母、师妹，徙迁他处去了。

付思之间，人已到了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门外，运足真气举手一推，两扇门应手而开。

举目望去，登时惊得他魂飞天外，头皮发炸，呆在门口，

半晌说不出话。

但见满室布垂素帏，触目一片银白，两具桐棺，并放在素幔环绕之中。

他呆了一阵之后，大叫一声：“师父！”纵身跃扑过去，双手分扶两具棺盖，泪水泉涌而出。

一阵痛泣之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暗道：师父武功绝世，誉满武林，师母亦是巾帼英杰，一手金莲花，名震大江南北，纵然身受当世一流高手围攻，亦足可蜷身而退，这两具桐棺之中，也许不是师父、师母。

心念一动，急于要查明真相，暗中潜运功力，正待揭开左面棺盖，一看究竟，突闻一个娇如银铃般的声音，起自身后，道：“住手！”

其声虽然清脆动人，但却冷漠至极，听得人生寒意。

转头望去，不知何时，身后已站立一个白衣白裙、长发披肩的少女。

虽然那少女美丽绝伦，但在此时此地，险气惨惨，素幔低垂，双棺屏阵的静室之中出现，而且又来的无声无息，方兆南纵然胆大，也不禁吓得心头一跳。

只见那白衣少女微一启动樱唇，冷冷的问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跑到这里哭哭啼啼？”

口中虽在对方兆南说话，但两道眼神，却始终未望过他一次。

方兆南一沉吟道：“在下乃周老英雄的门下，贱姓方，草字……”

白衣少女接道：“好啦，我又没问你姓名。”

方兆南听得一皱眉头，道：“这两具桐棺中，存放着什么

人的尸体，我可否打开瞧瞧？”

白衣少女冷冷的答道：“别瞧啦，一个是周佩老英雄，一个是周夫人。”

方兆南只觉一股热血由胸中直冲上来，压声喝道：“此事当真？”

白衣少女神色不动的冷然答道：“不信你就打开棺盖瞧瞧吧！”

方兆南双手用力，咔嚓的一声，启开了左面一具棺木，探手怀中摸出千里火筒一晃，火光闪动，幽暗的静室中，亮起了一道熊熊的火焰。

目光及处，只见两具棺木之间，放着一张很小的茶几，茶几上置放着一支业经点残的蜡烛。

他抖动着右手，燃起蜡烛，素幔环垂下，烛光更显得明亮。

他回顾了那白衣少女一眼，只见她脸色冷漠，站在身侧，动也不动一下。

一阵寒风吹来，飘起她的长发、衣袂，素幔波动，烛头复明，他犹豫一阵后，终于缓缓地把目光投注那棺木之中。

只见白绫覆盖着一具仰卧的尸体，单单露出一颗花白长髯，白布包发的人头，十几年教养深恩，在他心目之中早已深刻的留下师父音容笑貌，一望之下，立时辨认出来，那仰卧在棺木的尸体，正是他两年未见的恩师遗体。

只觉胸中热血翻腾，再也难以控制悲忿激动的情绪，大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扑拜在棺木之前，放声大哭起来。

温馨的旧情往事，现下都化成了悲忿痛苦，这一哭当真是哀恸欲绝，谁说丈夫不弹泪，只是未到伤心处……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方兆南已哭得泪尽血流，这一场大哭，暂时发泄了他壅塞在胸中的悲忿情绪，心神逐渐的安静下来。

定神望去，只见那茶几上的蜡烛，只余下了半寸长短，那冷如冰霜的白衣少女，仍静静的站在一侧，脸上神色，毫无变化。

方兆南缓缓的站起身子，目光凝注那白衣少女身上，问道：“你是什么人？我师父的尸体，都是你收殓的吗？”

白衣少女也不望方兆南一眼，冷冷的答道：“我父母受过周老英雄的济助，我收殓他们尸体，算替父母报恩，你已哭闹了一个更次，现在该走啦！”

说过，慢慢的转过身子，缓步向素帙后面走去。

方兆南急道：“姑娘暂请留步，在下还有几句话要说。”

那白衣少女已快走入白帐，闻言停住脚步，道：“什么话快说？”

方兆南见她背已而立，连头也不转一下，不禁心头微生怒意，忖道：这少女好生冷傲。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那少女似已等得不耐，身躯晃动，人已隐入布垂白帙之中。

方兆南久随师父身侧，常得周佩召入这静室之中受教，知那素帙后面，并无复室，当下提高声音，问道：“姑娘可知家师膝下一位女儿，哪里去了么？”

只听素帙后面传来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不知道。”

方兆南双眉一挑，又问道：“姑娘几时到此，可曾见到家师夫妇被害的经过？”

但闻白帋后面，又传出白衣少女简短的答话，道：“我来此时，他们已被人杀害很久了。”

方兆南疑心突起，略一沉吟，追着问道：“姑娘何以知道家师夫妇遇害，特地赶来此地收殓尸体？”

素帋后面传出那白衣少清脆冰冷的笑声道：“怎么？你怀疑我是杀害了你师父母的凶手么？”

说完，又是一阵大笑。

方兆南始觉那娇脆的笑声之中，仅乎含蕴着一股阴寒之气，听得人毛骨悚然，连打了两个冷颤。

忽然间，素帋一角，伸出一双雪白的手腕，纤纤玉指，紧握着一支胡桃粗细的红色蜡烛，那冷漠娇脆的声音重又言道：“你要留在这里替你师父、师母护守灵帋，也好，快点着这支蜡烛，合上棺木盖子。”

方兆南只觉这少女言词难测高深，行动诡异绝伦，在这等风雪之夜，素幔双棺，阴风森森的静室中，更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饶是他一身武功之人，也不觉心中直冒冷气，本能的伸出右手，接过蜡烛。

只听那素幔之后，又传出那白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你这支蜡烛，已足可支持到天色大亮，你要是不怕，就在这静室中坐一夜吧。”

方兆南换燃了新烛，盖好棺盖，席地倚棺而坐，望着那莹莹烛光，心中泛起万千感慨……

他想起了投身师门学艺的诸般经过，师父庄严肃穆的性格，使人仰然生畏，师母的慈爱笑容，使人孺慕不已，师妹的娇艳秀慧，更使人倾慕难忘记……曾几何时，这些留在他心中的深刻往事，都已成了镜花水月，过眼云烟，如今师父、

师母，惨遭杀害，双双陈尸眼前，一起长大的师妹，也不知身落何处，生死难卜……

欢乐的往事，一幕幕展现脑际，更托衬出目前境遇的悲惨凄凉。

夜色深沉，一灯萤萤，他一路的奔走，人早已劳累难支，倚棺斜卧，沉思往事，不觉间沉睡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觉肩上被人推了一掌，睁眼望去，只见一青袍长髯的老人，满脸悲忿之容，静静的站在棺木旁边。

方兆南一见来人，不知是惊是喜，霍然跃起，扑拜身前，泪水泉涌而出。

原来这老人乃周佩最为知己的好友，江南四剑之一的张一平。那老人轻轻的叹息一声，道：“你起来，慢慢的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方兆南举起衣袖，拂试一下脸上泪痕，说道：“晚辈昨夜赶来，师父、师母已然遭人毒手多时……”

那老人微感心头一震，道：“什么？难道你师父、师母的尸体，不是你收殓入棺的么？”

方兆南突然想起那白衣少女来，摇摇头道：“不是。”

口中应着那老人问话，人却霍然转身，掀开素帏。

但见素帏之后，齐齐的排列一排人头，那白衣少女，已不知何时离去。

青衫老人脸色一变，大踏步直入素帐后面，方兆南呆了一呆，紧随那老人身后进去。只见素帏后面壁角之处，堆积着十几个无头尸体，方兆南暗暗一数，和那排列的人头刚好符合，不多不少的十五具。

张一平咬牙切齿，冷笑了一阵，道：“好辣的手法，当真是鸡犬全诛，一口不留。”

方兆南学艺师门之时，已拜识过这位誉满武林的大侠客，知他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声誉之隆，犹在师父之上，此时此地，遇上这位行踪一向飘忽难觅的奇人，极度悲苦之中，油然生出一线为恩师夫妇复仇的希望，当下躬身说道：“师伯见闻广博，和家师交谊笃厚，师门不幸遭遇这等惨变，要全仗师伯大力，查出仇人姓名，替家师洗雪这门沉冤，晚辈虽自知武功不济，但愿凭满腔热血，一颗复仇的心，先试敌锋。”

张一平轻轻歇息一声，道：“孩子，你不用拿话激我，我和你师父交情弥笃，三十年前承你恩师、师母，仗义执仁，救了我一条性命，迄今，我一直耿耿于怀，无时不思图报答，他遭此门惨祸，我心中悲痛之深，决不在你之下，只要张一平有口气在，必报此仇……”

话至此处，再难自制，两行老泪，滚滚而下。

方兆南扑的一声，拜倒地下，道：“晚辈先代亡师夫妇，叩谢张师伯高谊隆情。”

张一平竟是涵极深之人，一阵激动过后，心中逐渐平复下来，两道冷剑般的眼神，从头到脚的把方兆南打量了一遍，道：“起来，把你昨宵所见之事告诉我。”

方兆南依言起身，暗中留神望那堆积的尸体之中，并无师妹遗体，心中略感宽慰，黯然一叹，把昨宵经过之情，很详尽的对张一平说了一遍。

张一平听那白衣少女奇异的举动之时，心中不禁大感惊奇，暗道：女孩子家，大都天生胆小，纵是习武功的人，也

不可能有这般超异须眉的胆气，在风雪凄冷的夜里，一所寂寂无人的大宅院中，伴守着一堆尸体……

方兆南似看出了张一平脸上疑虑之情，当下接道：“晚辈之言，句句属实，那白衣少女的奇异行动，实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

张一平淡淡一笑，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贤侄不是因极度悲苦的一种幻觉，那白衣少女，倒是一条最好的追查线索。”

方兆南道：“晚辈如非亲眼所睹，只怕也很难相信，天下竟有这等奇特之事，难怪师伯要心存怀疑了。”

语声甫落，突见一道白光，破帋飞来，方兆南幼得师母传授金莲花暗器绝技，耳目极是灵敏，右手一招，接住飞来白光，只觉入手冰冷，定神看时，手接暗器，竟然是一团雪球。

这雪球似经人用力团成，大如杏子，坚硬异常，发这雪球之人的手法，亦似是极有分寸，穿幔破帋，应位奇准，但方兆南举手接住雪球之时，不觉得劲道猛烈，这种不轻不重、恰到好处的腕力，如非身具上乘内功之人，实难拿掐如此之准，不禁心头大感凛骇。

张一平冷哼一声，双足微一用力，身躯如箭平射而出，身法奇奥，果然是一代名家身手。

方兆南左手一拨素帋，一个“燕子穿云”身法，跃出静室，抬头一看，只见张一平高站屋脊之上，正向四下眺望。

忽见他左脚向后一滑，人不起步，腿不屈膝，身子由屋上直滑下来，脚落实地，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我张一平今天总算栽到家啦，孩子，快些掐碎你手中雪球看看。”

方兆南右手指微一和力，雪球应手而碎，果然那雪球之中，包着一片白绫，只见上面写道：“此非善地，早离为上，以免遭杀身之祸。”下面既未署名，又未画什么标记符号。

张一平虽是见闻博广之人，但一时之间，也为之愕然一呆，他想不到这竟是一封善意示警的短笺，虽然他在方兆南接得雪球，已猜到那雪球之中，定然包藏有物，但在他想像之中，不是死亡的通知，就是约斗的邀请……

方兆南突然一扬两道浓浓的剑眉，道：“张师伯，咱们留这里等他们。”

张一平暗然一叹，道：“年轻轻的孩子，能有这份胆气，诚是可贵，不枉你师父教你一场，不过，你留在这里，于事无补。……”

方兆南突然滚下来两滴泪珠，接道：“晚辈亦自知武功难达家师项背，可是师门仇恨，不共戴天，晚辈既不能手歼强敌，莫祭家师灵前，亦要一睹仇人面目，再谋报仇之策，方兆南今生如不能歼仇剑下，有如此树。”

右臂一翻，长剑出鞘，寒光闪处，但闻嚓的一声，一株腊梅，应手而断。

张一平双目神光闪动，似是被眼下少年的冲霄豪气，激起了故旧之情。但只一瞬间，他又恢复镇静神色，淡淡一笑，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单依那飞雪示警之人的武功而论，已可预测来敌，定然是武功奇高之人，别说你留此于事无补，就是老夫，只怕也难是来人敌手，不过，我已是行将就木之年，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故友情重，溅血何憾，纵然埋骨这东平湖畔，常伴故友泉下英灵，也是人生一件快事，如能侥幸脱难，定当设法邀集武林高手，歼仇雪恨……”